



詹怡宜

五 滿修女採訪記

改寫自詹怡宜東石滿修女

聖心教養院



滿詠萱修女

一位來自異國的修女，如何成為臺灣

重殘兒童的守護天使？我藉著在嘉義縣東石鄉

聖心教養院的訪談過程，認識了這位疼愛每個院生，

如同疼愛自己孩子一般的滿詠萱修女。

身高不到一百五十公分、圓臉上堆滿笑容，一看就令人

感到親切和藹。訪談過程中認識的滿修女，個性爽朗，幾乎

每一句話都是以笑聲結尾。例如，聊到她在十五年前，剛到

述 撼 藹 萱 詠 縣 嘉

臺灣學國語的經驗：「好難呵！有四個音呢！」她

立即大聲的反應，逗得我哈哈大笑。不過，當訪問

結束，跟著她走進教養院孩子們的房間，那一刻才

是我真正震撼的開始。

在此之前，看到滿修女描述孩子們的快

樂神情，我一度以為這些孩子都很活潑、好

動。走進房間，看到的卻是一個個行動不

便、生活難以自理、幾乎面無表情的孩子。

當我還沒有回過神來，滿修女已經走上前去

對孩子們又抱又親，笑著對我說：「妳看，

他們最喜歡這樣啦！」她開心的指著，要我



照顧他們直到上天堂。」

「沒有啦！」滿修女說：「我們是例子，譬如：有沒有哪個孩子經過醫治後奇蹟似的好轉？或是哪個孩子在細心照料下終於痊癒回家？」

看這個孩子笑了、那個孩子長大了；神情有如慈愛的母親，**驕傲的炫耀**自己的小孩一般。我從來沒有同時看過這麼多重殘的孩子，一時之間尷尬的手足無措。過去我自認不是沒有愛心的人，卻在這天清楚知道：我差得太遠了。

我試著找出一些可以激勵人心的

「妳的意思是他們永遠不會好？」她的

回答令我非常驚訝。因為對我來說，這才是

最困難的部分——沒有期待，也沒有希望。醫生的工

作是設法把病人治好，老師期待學生越來越進步；而

滿修女日復一日做著同樣的事，卻永遠無法讓她所關心的孩

子恢復健康。我忍不住要問：「那麼妳的成就感呢？」人不

都是需要成就感嗎？

「成就感？」她的反應，讓我一度以為她沒有聽清楚我

說的國語。停頓了一會兒，她才說：「不知道，就是……很

愛他們哪！」我永遠不會忘記，她說這句話時平靜的神情，

眼裡充滿了慈愛的光輝。



驕 ヒル 炫 トウ 措 チ 痊 ク 癒 イ

原來，這就是她的成就感。當滿修女付出愛心的時候，並不期望獲得任何精神上、自我滿足的回報；甚至不奢求這些孩子，能變得比現在更好——因為她愛的就是他們現在的樣子。

這是出於什麼樣的信念呢？滿修女用不完全標準的國語，清楚說出她的邏輯：「他們有個權利，我們有個責任；他們的權利是『要愛我』，我們的責任是『要愛他們』。」這樣的信念、這樣的愛，讓人打從心底佩服。

在結束採訪的回程，腦海裡只剩下
一個想法：我要怎麼把心中滿滿的感動，透過報導傳達出來呢？深怕自己

的文字，不足以呈現出滿修女的開朗、樂觀、無怨和無悔……。

從嘉義回到臺北，我還一直想著滿修女的笑容。這位來自菲律賓、總是笑咪咪的修女，選擇在臺灣的偏僻角落，守護一群需要愛的孩子，默默的、無條件的奉獻出無私的愛。



權 悔 菲 賓 偏 僻